

一个人的南方

□ 吴真谋(仫佬族)



我原以为,南方山多,石头多,一切都是坚硬的,从外表到内心到灵魂。随着年纪的渐渐增长,记忆的积累,阅历的增多,知识的宽广,视野的开阔,不知不觉中我发现南方像一个温柔多情的少女,亭亭玉立于青青的山、绿绿的水、柔軟的河流、温暖的土地以及纵横交错的阡陌之上。南方多雨、潮湿,抖落灵魂上的水珠,从宿命的掌纹出发,放飞沉甸甸的思念,我的思想自由自在地飞翔。

有山栖一梦。

南方山多。

静静的花很孤单,但不妩媚,草很密集,但很干净,天空像多次洗过的尿布,渐渐退色。我走进了南方,走进了南方连绵起伏的群山。大山,早已张开宽大的怀抱,等待收获我的欲望和疲惫。

然而,大山仿佛一位慈祥的长者,静静地睡在那儿,默默无语,又仿佛一头走困的猛兽,坐在那儿,打发流水般的时间。我走着,走着,新鲜脚印变成残缺的问询,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灼痛我殷切的目光。

记得小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上山去学打仗,弄得满身的泥和沙。太阳落山了也不晓得回家,急得母亲坐在门口把期待的目光拉得长长的,单瘦的身子沐浴夕阳的余晖,那样忧郁,那样安详。好像一幅朴素的油画慢慢地展开,里面走出一个老妇人,在黄昏的边缘翘首张望从远方归来的儿子。

南方,你的慈爱和博大不正是大山真实的写照么?在那苦难的岁月里,大山不仅是经常锻炼身体的好地方,同时也是我们赖以依靠的最坚实的源泉。不是么?我们从她的身上砍来一捆捆柴火,粗茶淡饭才那么可口喷香,冰冷的冬天被襟里才贮藏着那么多温暖的故事。当我们被贫困压倒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大山,因为她的身上有许多取之不尽的药材和山果,供我们任意采摘,换来一张张崭新的人民币,帮我们度过那艰难的岁月。

有山就有树。

南方山多,树也多。

开门见山,开窗便见树。那树,高矮参差不齐,房前屋后路旁沟边到处生长。树大,风就凉,围住了吉祥的村庄。树多,水流失少,土牢固,植物疯狂地生长,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山里人的生活,单调,孤独,寂寞,清苦,如一棵棵树。然而也只有树,默默地与我们相伴,与我们一起走过痛苦,走过漫长难熬的疯狂岁月。不管在什么年代,历史怎样的风云变幻,人与人之间怎样的互相猜测,疑惑甚至残杀。树,它始终没有嫌弃我们,总是默默地孤独地靠近我们的心灵,用一种绿色的语言与我们亲切会晤,轻轻地抚摸我们流泪的伤口,把纯真和热爱献给我们,却从来不要我们赐予一丁点什么。真的,

从来没有。仿佛这树,它幼小的时候,也历经磨难,痛苦,甚至刀杀的厄运,然而它咬牙挺过来了,在风雨雪霜的逆流中战胜了困难,长成如今的参天大树。

大山,你是我们山里人的骄傲,是美丽温柔的南方小小的一部分,是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祖祖最值得信赖最值得向往的地方,也是我们山里人最崇高的希望。

渐渐地,一个人,我在南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徘徊已久,愈伸愈长的目光在点燃迟到的季节之后,在旋转的大地中央,山山水水间不断地跋涉,忧郁地生长。南方在远方孤独地望我,没有只言片语,山如剑排,水如玉浆,梦里花落知多少;广阔的田野,空旷的草地,茂密的树林,稀疏的村庄,多彩的牧场;目击众神死亡的南方,繁衍一茬一茬生命的南方,拥抱贫穷、拥抱苦难、历经磨难、历经沧桑的南方,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仍然视死如归的南方。一切静静的,花没有

晃,草没有动,天空飘动着吉祥的云朵,像蘑菇,像伞,像丝绸,像白手巾,像棉絮,像花朵,像床单,像水里捞出来的布条,像走动的白马……一片幽幽的蓝。

日子在窗口忙碌地进进出出,沉淀的岁月陷如枯井。墙上,一幅南方的油画触动早已关闭的心扉,于是想象的骏马重新在心的荒原上纵横驰骋。

忘不了的,那山,那水,那人,那花山上的壁画。

这是一条雄性的河流。十几年前,因为生活艰难,也为了寻找心灵的慰藉,我不得不外出打工。我来到了红水河边,红水河就像一匹红棕烈马奔驰在我的面前,那红色的水不像奔流在河里,而像血一样沸腾在心里。举目远眺,那天空的云彩五颜六色,好像贴在血红色的水面上,使人分不清哪儿是河面,哪儿是天空,好像天空和河面融为一体了,中间也看不见隙缝。浪花举着小小的手,密密匝匝地

顺流而下,一往无前地奔向远方。我的思绪也奔腾着,目睹这红色的水从河面流向天空,又从天空的伤口缓缓流向河面,最后流上我的手掌我的心上。我浑身抖动着,不能控制自己,热血在身体里迅速集聚,躁动不安,我的心快要跳出胸口了,这血,或者水并非浓得化不开,它轻盈、飘逸,被风一吹,很快就散开,走远。等风一停,它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慢慢地蠕动。人站在水边,双脚仿佛钉子一样不想移动,头发被风高高地扬起,扬起,像夜里的旗帜。渐渐地,我的身子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僵硬,静静伫立于岸了。在这大自然的奇丽景观面前,不仅心灵得到净化,也让人们更加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是的,红水河是美丽的,而更美丽的是红水河两岸的人民。他们为了在红水河上建设国家大型水电站,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啊。他们听说政府要他们搬迁异地,让出村庄和大片田地时,二话不说,携儿带妻,扶老牵幼,挑上坛坛罐罐、缸缸盆盆、锅碗瓢盆,离开了祖祖辈辈祖祖居住的红水河两岸。人们眼睛虽然潮湿,但没有谁流下一滴泪水。

现在,国家大型水电站已在红水河上建成,大大造福了广西各族人民。我想,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明亮的电灯普照百姓堂前的时候,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些为了建设国家大型水电站而全家远离故土到异地定居的移民们,是他们让出了红水河及红水河两岸的千里沃土,他们的壮举将永远被载入史册。一位外国专家在考察红水河的时候曾经说过,红水河是雄性的一条河,而红水河两岸的人民是温柔的一条河,他们将一颗颗十分温柔十分善良的心奉献给这个世界,奉献给古老的红水河,奉献给温柔的南方,因而红水河水电站才这么艳丽多姿。这话是不无道理的。

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父亲的毛南族兄弟

□ 胡小卫

2015年10月25日晚上,十点过三分,我的父亲病逝。

临走前,他没有说什么别的,只是把一家人叫到床边,说:“往后,做人还是要将心比心,多忍让,做好事,吃亏就是福……”说完,缓缓闭上眼,溘然长逝。

出殡时,门前跪满了人。不单单是我的家人与亲友,还有邻村的人,甚至有人跑了几十里路来给他老人家送行。

有许多人脸上有泪,甚至放声大哭。有一个老人说:“他是好人啊,好人啊。”

父亲生前是乡政府的司机。平时,只要是别人搭便车,他都满口答应。以前,公路很窄很少,车辆更少,而他的车,是乡里唯一的小卡车。别人有什么要求,他都会尽量帮忙。

乡里的一个小后生,只有十多岁,父母双亡,亲戚不肯收养。后生为大队放牛为生,父亲就常常领他回家吃饭。有次杀了鸡,只有两个鸡腿,父亲给了他一只,另一只给了弟弟,我就不高兴。父亲说:“人家没父母了,你将心比心啊。”

后来,父亲还拿出钱,供他去读书。后生也争气,考上了中专。工作后,在城里当老师,年年回来给父亲拜年,将父亲视同亲生的一样。

邻村有一个队,都住着毛南族人。那年下大雨,把房屋都冲垮了。几个毛南族人找到我父亲,求他帮运红砖,重修房屋。当时,车子的汽油没了,父亲就自己出钱,替人家义务运砖。母亲知道后不高兴了,父亲就领着母亲,去那几户毛南族人的家里看。只见墙塌屋垮,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少的少,用破布遮雨。抖抖索索的,像风中可怜的小鸟。

父亲说:“人家都这样了,将心比心啊,我忍心他们受苦吗?”

一家毛南族人没钱买砖,父亲又将自己微薄的工资借给他们。

屋子砌好后,这家毛南族同胞做了好吃的给我家送来。其后,每到重大的节日都请我父亲去做客,两家人胜似一家。

有一天,父亲到集市上卖一只鸡。那只鸡很

重,又是家养的,有一个鸡贩子出价十块钱。父亲正准备卖,却见旁边有一个毛南族老人,边看边用衣角抹泪。一问,原来老人在山里砍柴时,从高处摔下,伤着了,在床上养伤,想吃只鸡补身子,但家里穷买不起,故而流泪。

父亲想了想,从鸡贩子手里夺回那只鸡,塞到了毛南族老人的手中。毛南族老人说没钱,父亲说:“送给你,不要钱的,孩子养伤要紧。”老人听了,泪水更是哗哗地流。旁边的人也都为父亲的义举而感动。

父亲空手回家,母亲不见他拿回钱,问是咋回事。父亲说了这事,又说:“帮人,就是帮自己啊。”母亲叹口气,不好再说他什么。因为类似的事情,父亲不知做过多少回了。

帮人就是帮自己,这道理,在不久后得到了验证。

父亲在“双抢”时节,因为挖渠水的事情,被邻村一个不讲道理的小混混打倒在地,还踩了几脚。

父亲伤得重,躺在床上。得知消息的那几个毛南族人都来看望他。其中还有两个后生,说一定要去找那个惹事的小混混讨个说法。结果被父亲阻止了。后来得知,父亲送鸡的那个毛南族老人恰好是那小混混的大舅。老人立刻去找到侄儿,打了他一巴掌,并责令他前来道歉。

后来,小混混听从舅舅的话,来到我家,放了鞭炮,赔礼道歉,还出了医药费。

在父亲的葬礼上,那户毛南族人全家都披上了白色孝衣。在我的家乡,这就等同于亲人了。领头的毛南族人对我母亲说:“大哥就是我亲大哥,他走了,我家一定要来替他送行。下辈子,我还认大哥当大哥!”

父亲的灵柩抬出屋时,本来风雨交加的天气突然放晴了。有人说,这是老天爷被感动了,为好人送行呢。父亲去世了,老天落泪,上山了,又给方便。

父亲走了好几年了,可老家的乡亲还在说他是一个好人。我走到哪儿,都有人说,这是“胡师傅”的儿子,对我礼貌有加。

南湖荷花花语

□ 覃秋林(壮族)

南国夏季来临,大墙内小片地,喧嚣和嘈杂、焦渴与燥热弥漫,唯有花卉与劲草安静繁茂。

值班之余,我寻一方片地,觅一隅芳草,栖息安顿心灵,让自己安静下来,也帮助这里的特殊玫瑰们安静下来。法国人蒙田有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在于人回到家里还安静不下来。而这片“大墙”就是她们的另一个不情愿而被迫接受的“家”,她们将在这里度过年、月、日,或漫长或短暂、亦艰苦亦寂寞。于是,花卉与劲草成了她们唯一的寄托和慰藉。

古人云“三春退后诸芳尽”,然,这片特殊园区除了担任主色的玫瑰、凤凰、朱瑾等外,还有路边、辅路上、围墙隅角的杂草野花。含羞草、茉莉花、牵牛花、喇叭花、凌霄花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草,她们对我并不理会也不计较,独自开花悄然结果。此地并不肥沃,也狭小,尤其这片特殊园地,矮矮小树木藤条、幼小花卉杂草,并不嫌弃这份贫瘠、压抑与狭窄,而是欣然率领自家庞大的植物家族,霸占了这儿的屋前屋后、浅沟浅洼。这些植被在这里繁衍生息,团团簇簇纵情恣肆,自由绽放生命之本色,用花的浪漫花的秘语,氤氲这方水土,抚慰这方人群。

我还是喜欢花,更悦花语。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指人,人的言语,意思是人净捡好听的话说,多贬义,比喻阿谀奉承,与花无关。花开花落,草枯草萎,茂盛凋零,只与土质、季节、气候、温湿等因素有关,与人的喜怒哀乐无关。

花草最公平,最诚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定从容。

花草最安静。安静与干净同类词。寂寞起来裹绣幌,月明正在梨花

上。战“疫”封闭工作期间,大墙内无音无乐,荒芜寂寥,有这各式花卉劲草陪伴,喧嚣和嘈杂、焦渴与燥热倒也消减了许多,欣慰至极。

大墙内,想念南湖上的荷叶与花朵,夏季已浓,该是丰腴动人的时节。想象中,南湖湖面上,绿油油的一片海域般氤氲,一点红晕镶嵌点缀,画面嫣然一片。花朵骨在风中摇曳生姿,花语似乎要溢出湖岸。碧水倒影朝霞斜阳,绕堤画舫;有乐者在烟柳繁华岸边,抚琴叩曲;有莺歌燕舞、罗绮香泽于湖中驿桥。白天,舞榭歌台,翠衫红袖,树影斑驳晃动湖水。上月时节,夜幕降临,都市华灯初上,皓月挂树,含羞俯视,轻辉照耀人间。文人墨客浅吟低咏,是初唐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江中望月,雾里看花,柳岸桥下荷花静吐芳华,徐风清凉,花语醒人醉人。

南湖最清凉,安静才能体味清凉,或者说清凉能让人安静下来。

我想在大墙内寻一方片地,觅一隅空地,挖一小片池塘,从南湖将荷花移栽过来,大大方方地,堂堂正正地。南湖距离我们这里很近,大约10分钟车程。花焉不了。与这里的玫瑰花、含羞草、茉莉花、牵牛花、喇叭花、凌霄花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草一起,共同打造一个特殊的花园。让一曲古老的《春江花月夜》在这片荒漠之地盘旋;让荷塘月色在这里呈现;让她们爱上这个“家”并安静下来;徐风清凉,让南湖如蜜花语在这里恣意流淌……

将美好寄托在花卉里,把希望寄托在劲草上。花比人自由,草比人实诚。

花卉相同,土质一样,花语相通。高墙内也好,大墙外的南湖亦然。